

曾侯乙墓：寻找古国遗音

发现失落的古国

从曾侯乙墓葬被发掘开始，考古工作者最关心的是：这个墓葬的主人是谁？随着文物被初步整理，墓主的身份也终于浮出水面。在诸多青铜器上，“曾侯乙”这个名字频繁出现高达208次，尤其是主棺之旁发现了一件“曾侯乙之寝戈”，这是墓主生前侍卫所持的兵器；在另一件青铜钟上，也明确写着“唯王五十又六祀……楚王禽（熊）章作曾侯乙宗彝”，这是在楚惠王五十六年（公元前433年）墓主下葬时，楚国赠送给墓主曾侯乙的陪葬品。

关于曾国的青铜器，早在晚清时，学者阮元就在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一书中有收录，他认为曾国就是今天山东兰陵一带的郟国；1933年，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楚墓也出土了一件“曾姬无卣(xù)壶”，郭沫若先生第一次指出存在一个楚国的邻国“曾国”；1966年，湖北京山苏家垄出土了大约在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之间的“曾侯仲子游父”墓，明确了在湖北地区存在一个“曾国”；此后，湖北随州、枣阳及河南新野等地也陆续出土曾国青铜器。

然而，商周时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小国很多，所以曾国也长期不太受重视。不过，曾侯乙墓的出土，让大家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随枣走廊上这个古国。从随葬器具可以发现这个国家不但不是小国，而且还在楚国的卧榻之侧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时期！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传世文献中并没有关于“曾国”的记载。而曾国所在的湖北随县，得名于秦朝所置的南阳郡随县，再往前可以追溯到春秋的随国。那么，曾国与随国又是什么关系呢？

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同年，李学勤先生就发表《曾国之谜》，指出曾国实际上就是随国，一国二名。这种观点提出之后，有人支持、有人反对。但在这之后至今的四十年里，随州地区的曾国考古发现令人目不暇接，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曾国就是随国。可以说，虽然在曾国考古史中，曾侯乙墓的出土并非最早、也非最晚，但它却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坐标，为未来曾国考古指明了方向；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还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殿堂。

聆听上古的遗音

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中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乐器：编钟、编磬、鼓、篪(chí)、笙、琴、瑟、排箫等八种乐

说到湖北地区的出土文物，不少朋友首先会想到曾侯乙编钟。1978年，曾侯乙编钟出土于湖北随县（今湖北随州市曾都区）擂鼓墩的曾侯乙墓中，该墓出土的文物包括乐器、礼器、兵器、车马器、生活用器、丧葬用品及竹简等多达15404件，其中不少都堪称国宝，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缶的原型，就是曾侯乙铜缶缶。曾侯乙墓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，为湖北考古史书写了一页华美的新篇章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曾侯乙编钟甬钟幹部猴首龙身装饰

□ 新华社供图

器共125件，其种类之全面、数量之庞杂、制作之精美、保存之完好，堪称世界音乐考古的一朵奇葩。

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共65件，分为三层八组，挂在曲尺状的铜木组成的钟架上。编钟用浑铸、分铸法铸成，采用了铜焊、铸镶、错金、圆雕、浮雕、阴刻、髹漆等多种工艺技法，总重量约5000公斤，其

中长钟架长748厘米，高265厘米；短钟架长335厘米，高273厘米；最大的钟高152.3厘米，重203.6公斤；最小钟高20.4厘米，高2.4厘米。每座钟均有“一钟双音”的功能，即敲击鼓面的正面与侧面可以各发出一个音。

曾侯乙编钟上共有3755字的铭文，除了编号、记事、标音外，大部分内容都是音名、阶名、八度组、各国律名对应关系等乐律知识。通过铭文我们可以知道，曾侯乙钟音名有宫（对应姑洗律）、羽角、商（对应安宾律）、徵曾、角（对应韦音律）、羽曾、商角（对应无铎律）、徵、宫曾（对应黄钟律）、羽、商曾（对应大族律）、徵角（对应浊姑洗律）等十二个音名，这证明传世文献记录的“十二律”在当时确已被运用于音乐实践。

除了曾侯乙编钟外，曾侯乙编磬也刻有乐律的铭文；磬块由大理石或石灰石磨制，共32具，用于和编钟合奏，被称为“金石之声”。此外，还发现几件目前出土最早的乐器：一个铜建鼓座，由八对大龙和数十条小龙缠绕构成，龙身上还镶嵌着绿松石，也是目前先秦鼓座最精美的一件；一支29.3~30.2厘米长的彩漆竹篴，这是一种竹管制的吹奏乐器，不同于笛子的是两端封闭；一个20.8厘米高的彩漆匏（葫芦）制笙斗。

琴、瑟、排箫也各有特色。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十弦素漆琴和五弦琴两种琴，过去文献中只有五弦琴的记载，而这种长67厘米、宽19厘米的十弦琴则为前所未见；瑟是一种比琴更古老的弹奏乐器，在墓中发现12件长167.3厘米、宽38.5厘米的彩漆瑟，从弦孔判断为二十五弦，目前考古发现古瑟有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等六种弦制；排箫由十三根竹制箫管组成，其中1件出土时仍有八个箫管能奏出乐音。

除了举世瞩目的黄钟大吕外，还有不少文物也引人注目。比如一件“二十八宿图”的彩漆衣箱，上面书写了二十八宿星名，证明战国初期就形成了二十八宿体系；一件重2156克的金盞，系已出土先秦金器中最重的一件；最早的皮甲胄，出土文物中罕见的青铜兵器戈（shū）、三戈戟；记录随葬车马的墨书竹简，系我国出土最早的有字竹简，与墓内其他金文、石刻文、朱书文、墨书文一起，为古文字和书法研究带来了丰富的资料……

总之，曾侯乙墓的发现是艺术史上的一处绝世宝藏，也是考古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。

李叔同的“认真人生”

李叔同做人最大的特点是“认真”，对于一件事，不做则已，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。

李叔同家境富裕，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，沪学会征文屡列第一，为沪上名人所器重。他当时戴丝绒碗帽，正中缀一方白玉，曲襟背心，花缎袍子，英俊之气，流露于眉目间，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。

他到日本留学，改做留学生，对西洋艺术全面进攻。他纠集留学同志，创办春柳剧社，把腰束小，粉墨登场，出演茶花女。那时的照片：高帽子、硬领、硬袖、燕尾服、史的克、尖头皮鞋，加之长身、高鼻，无脚眼镜夹在鼻梁上，活像一个西洋人。

李叔同回国后，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。不久，就被高校请去教图画、音乐。漂亮的洋装不穿了，换上一袭布衣，称身整洁，具有一种朴素的美。他当教师，学生们还没进教室，他已端坐在讲台上，讲桌上放着点名簿、讲义、笔记簿、粉笔。上课铃响，他站起身来，深深一躬，课就开始了。有人上课看别的书，有人吐痰在地板上，以

为李先生看不见。等到下课后，他用很轻的声音说：“某某等一等出去。”等别的同学都出去了，他和气地说：“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。”或“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。”说过之后微微一躬，表示“你出去罢。”这些人脸上发红，再也不那么做了。

李叔同出家，法号弘一，剃了头发，穿着僧衣，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。律宗讲究戒律，一举一动，都有规律，严肃认真之极，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。数百年来，传统断绝，到了弘一法师，方得复兴，佛门称他为“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”。他对生活细节非常认真，丰子恺寄宣纸给他，求他墨宝，剩下的宣纸，他写信问如何处置。有一次到丰子恺家来，落座藤椅之前，要先轻轻摇动一下藤椅，然后才慢慢坐下，并解释说：“这椅子里头，两根藤之间，也许有小虫伏着。突然坐下去，要把它们压死，所以先摇动一下，慢慢地坐下去，好让它们走避。”有人觉得是笑话，这却是他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现。

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

辜鸿铭倒着看报

辜鸿铭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、马来等9种语言，获得过13个博士学位，精通西洋科学、语言兼及东方汉学。有一次，他到北京东城一家常去的浴室洗澡，有两个教会的大学生见这个老头子穿了一件长袍，头上拖着长长的辫子，老气横秋地脱衣服，他们就用英语对他嘲弄了一番。辜鸿铭一点都不生气，待他们尽兴了，走进浴室后，便向茶房拿了一张纸，用拉丁文写了一篇，然后又用中文写道：“你们如不懂这些拉丁字，拿去北京大学请教辜鸿铭教授！”他一直等那两人洗澡出来穿衣服，便吩咐茶房拿给他们，他们接过来一看，才知道是得罪了辜鸿铭，一脸尴尬，连忙拔腿逃跑。

当时的达官贵人不仅崇拜外国人，还无处不去巴结外国人。一些浅薄的“士大夫”一见外国人就自觉矮了半截，自卑感顿生。于是西洋人一直瞧不起中国人，尤其英国人在中国人面前更是趾高气扬。辜鸿铭对媚洋者从来都很鄙视，对外国人不止不与他们客气，对装模作样的英国人，有时还抓住机会对他们戏弄一番。一次辜鸿铭乘公共汽车，故意将《泰晤士报》倒着看。有英国人一看，又找到羞辱华人的机会，便嘿嘿大笑：“看这位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乡巴佬，不懂英文，却偏偏装有学问的样子，连报纸都拿倒了！哈哈！”满车厢都是放肆的讥笑声。

等这些人笑够了，辜鸿铭不慌不忙地折叠好报纸，用纯正而流利的英语道：“英文这玩意儿太过简单。”然后又用地道的法语说：“先生们，女士们，你们说，不倒着看还有什么意思？！”整个车厢一下鸦雀无声。

□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